

2403

遵义文史资料

关于遵义工商(1)



遵 义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三 辑

(关于遵义工商[1])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遵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九月

编： 审： 卢开祥 万德贵
主 编： 谢以蓉
封面设计： 陈 秀
封面题字： 傅 浩

遵义文史资料（内部资料） 第十三辑

主 办：遵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出版：《遵义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 刷：遵义市人民印刷厂

登记机关：贵州省新闻出版局

登记证号：黔刊字第H——0327号

发行范围：全国各地政协、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单位

工本费：1.90元

目 录

解放初遵义市货币流通的情况·····	万德贵 (1)
浙江大学蚕桑系与遵义蚕桑·····	幸必达 (7)
民国时期的遵义商会·····	赵志常 (12)
我所知道的遵义商会·····	曾仲常 (17)
回忆解放前遵义市手工业的发展·····	周雨生口述 姚世达整理 (21)
回忆遵义的百货行业·····	詹学胜口述 姚世达整理 (26)
遵义典当业·····	李树荣 (30)
我知道的遵义戏剧和电影·····	蒋德屯口述 市文化志办整理 (37)
遵义丝织厂的建立和发展·····	白仲乾 魏庆煊 (45)
对《抗日战争时期在遵义的中国蚕桑研究所》 的补充综合·····	高守仁 (53)
抗日战争初期的遵义工商业·····	蓝 天 (61)
大兴味灵厂的创办经过·····	方剑雄 (69)
有名的遵义鸡蛋糕·····	幸必达 (76)
遵义鸡蛋糕·····	晋润昌 (78)
关于钟坤山机房·····	钟基齐 (81)
我知道的天顺纸厂·····	刘举伦 (88)
我从事肥皂生产的回顾·····	周志远 (92)

红军在遵义发行和回笼货币的情况·····	费侃如	(104)
遵义成金会·····	翁仲康	(108)
遵义市工商联(商会)梗概·····	袁德兴整理	(116)
遵义名产——董酒·····	刘平中	(139)
遵义市八种名酒·····	原毅	(144)
筹建遵义福利电厂的经过·····	曾仲常	(171)
遵义商会及商业概况·····	张子正	(174)
五十年代初中期的遵义手工业琐记·····	刘必学	(197)
解放前遵义酒精厂概况·····	赵元端	(203)
解放前的遵义福利电厂·····	肖景容整理	(209)
我知道的遵义照相业·····	龙耀祖口述 市文化志办整理	(218)
回忆遵义的照相行业·····	杨敏政口述 王永康 秦勇 张公若整理	(223)
西南区民营汽车运输生产 第二五四联营社·····	冯开津	(229)
我经历的一起盐务案·····	曾仲常	(244)
忆解放初期的遵义市税务局·····	周建初	(247)
遵义老天成金号·····	李树荣	(251)
遵义泰来面馆·····	王笑麟口述 周建初整理	(253)
遵义市木工厂的发展·····	刘锦开	(257)
遵义人口概况·····	何华整理	(262)

解放初遵义市货币流通的情况

万德贵

一、解放前夕遵义市货币流通梗概

国民党统治时期，现在的遵义市、遵义县为遵义县。市的建制是解放后的事。本文所谈的只对现在的遵义市而言，遵义市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解放的。

临解放时，遵义城区守敌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已闻风而逃，先期尚有敌保安队和警察武装留城，后期也撤了出去，全由党的地下组织和地方人士组织起来维持治安，所以这期间还有一个不太长的“真空”时期，大约一周左右。在这期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机关无人办公，学校停课，银行及市面店堂均停业，多关门闭户，城区人口锐减，大街行人稀少，有的仅是小本经营商贩和郊区少数农民卖菜者，还有就是在原先的闹市区丁字口一带，尚有为数不多的行商摆设地摊。

当时大宗交易事实上已经没有了，零星买卖也很少，即使成交，常是使用银元或以物易物。对贵州省银行总经理赖永初所发行的贵州省银行的银元辅币券及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银元券（两者在遵义市内曾等面值使用过，相对地讲，贵州券还稍硬一些，但两种都从未以等面值兑换过银

元)在市场上已经基本无人使用,也就是无人愿意接手。唯有在上述地摊上(均为外地来遵义者)还可以用银元辅币券和银元券购买物品,就在这短短几天内,本来一块银元当时可以买到的东西,如用银元券,先是要二十元左右,后来竟要五十元了。解放前一两天,两种银元券完全成了废纸,根本无人接手。

在此之前,由贵州省银行于一九四九年七月铸造发行的“当银元半分”的铜元和贵州省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铸造发行的一元“竹枝银元和廿分背“黔字”的银辅币,在遵义市场上,则从未见流通过。另外,一九三五年以前,在遵义地区流通的四川造背“汉”字“当制钱五十文”和“当制钱壹百文”的两种铜元,在红军长征经过遵义后,已逐步退出了流通市场。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国民党政府在贵州发行并流通的大小正面布图背十二角徽的“壹分”、“二分”铜币和正面布图背孙像的“伍分”、“五分”、“拾分”、“十分”、“廿分”、“半圆”镍币,早在法币急速贬值时,就已退出了流通领域。然而当这些铜、镍币不再使用时,却未组织回收,大量地留存在广大人民群众手中,这实际上已造成了人民的损失。

二、刚获解放时的遵义市货币流通情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十八时,由人民解放军三兵团第十军二十八师以八十四团及军师侦察、工兵分队和通信连报话排组成的先遣队已进至湄潭县和遵义县的虾子场,二十一日六时,先遣支队神速地解放了遵义城。由原冀鲁豫二地委、五地委的干部加上三地委的部分干部组成的遵义地委的

干部队伍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遵义，并在二十六日成立了遵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出了安民告示，同时开始了接管工作。遵义城连日出现了大街小巷，锣鼓喧天，热烈庆祝解放的一派喜人景象。遵义市人民的一切工作和生活都逐步以新的内容和面貌开始了新的篇章。上述时间，充分说明了这个阶段在市场经济、财政贸易、货币流通等方面，需要有一个先后交替运转的过程。

遵义是黔北重镇，为黔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遵义城的解放并处理好各方面的工作、对稳定贵州局势和支援解放四川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早在十月下旬于湖南湘潭筹组的中共贵州省委，根据中央“接过来、包下来、逐步改革”的指示，认真作了各方面的准备。其时贵州省委就特别指示遵义地委为了有益于开辟新区工作，除了要带部分人民币之外，还要求携带足够数量的银元和食盐。地委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如在余庆县窖口，为了感谢协助地委干部和战士渡乌江的老船翁父子，就是送的三块银元；又如一九五〇年春，当土匪猖獗，围困绥阳县城时，有个农民主动跑到遵义向军分区副司令员孙大坤同志报信告急，也是用银元奖给他的。

由于当时接下来的是一个财竭民困的破烂摊子，存在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而接收的大量原国民党军政公教人员，又必须先养起来，然后才能逐步有计划的进行安置与转业。在银行尚未接管就绪，人民币暂时又未按需要量运到的情况下，就在群众中自发地暂以银元和过去留存在群众手中业已停用几年的布图孙像镍币作为货币来流通周转。两者的比价，听其随行就市，未加干涉。与此同时，解放军部队和

西进干部战士来遵时随同带来的公款和个人补贴，也随之投入市场，同时流通使用。大约在一九五〇年元月，人民政府一方面加强对敌斗争，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组织力量，恢复生产，征收公粮，保障供给，狠抓了征借公粮和税收，开展金融贸易工作。这样，通过金融、税收、贸易机构和工薪发放等渠道，将先后运到的人民币陆续投放市场，使货币经济得以正常运转。

因为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遵义时，播下了革命火种，共产党给遵义人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结合当时强大的军事、政治、宣传和良好的经济工作，加之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早已深恶痛绝，因此人民币的投放市场，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梗阻，相反，一开始就具有极高的信誉，广大市民均以先看到和使用人民币而感到高兴。

笔者至今还珍藏着当时曾经在遵义市流通使用过的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四九年发行的人民币，计有“拾圆”、“伍拾圆”、“壹百圆”（两种版面）、“贰百圆”（两种版面）、“壹仟圆”（两种版面）共八种。因时间相隔近四十年，已无法记起当时在遵义市是否曾经使用过“拾圆”以下和“壹仟圆”以上的人民币了。

人民政府在一九五〇年元、二月曾号召群众于三月份内持银元去银行兑换人民币，比值是每元银元兑换人民币九百元。广大人民是积极响应这个号召的。相继物价有一些波动。当时陈云同志曾指出：财政困难、物价波动，是伟大的军事胜利后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其根本原因是国家支出猛烈增加，而国家收入则有待于恢复，入不敷出，只得依靠发行大量钞票来弥补，因而不能不造成币值下跌。但这种

入不敷出，依靠发行，以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的现象，完全是管时的，也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困难。遵义市也因为各种不可避免的原因，后来将银元兑换人民币的比价改为每元银元兑换人民币两千元，这大概是一九五〇年四月以后的事。

在人民币逐步进入遵义市流通领域的同时，银元与黄金也逐步为人民银行所收兑，原有的几家银楼、金号从此全部息业。由人民群众自发再度使用的镍币，又自然地退出了流通的领域。

三、遵义市解放初工薪物价琐记

解放前公教人员的工薪主要是稻谷，加上部份现金，然而不论“法币”、“金元券”、“银元券”都是数字不小，作用不大。笔者当时是城区一间公立中心小学的校长，就在一九四九年曾连续三个月未曾领取教职工（十一人）的工薪的现金部份。因所领得的全校全部现金，还不够拿去买学校必须自备领取现金的所谓“四联单”（即领款单）。

解放后的最初几个月，是以食米发放全部工资（当时为供给制与薪金制并行，留用的公教人员属机关的为供给制，属事业人员的为薪金制），一九五〇年四、五月评定工资后，才取消食米而由人民币取代。记得改为工资后，金额最初大体上是每人每月数万元，后来定为每人每月十几万元到二十六、七万元不等，一般可以维持二至三人的生活。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五大任务和土地改革时期，规定干部在农民家用饭，不论饭菜好坏，一律每人每餐给人民币一千元。这一千元，大体上可买得六、七个鸡蛋或一斤左右的食盐。

男同志理一次发或洗一次澡，或吃一碗米粉或面条，大约是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

中学生集体伙食，每月四万元就绰绰有余；教师集体伙食，每月五万元，就能达到较好的大灶标准。这些都是一九五二年前的事。

总的说，这个阶段，各种大小银元已完全絕迹，人民币的信用极佳，除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外，物价基本稳定，就业容易，人民群众都能安居乐业。上述情况，仅就个人回忆所及，由于时隔快四十年了，恐多漏误，请知者予以补充更正。

浙江大学蚕桑系与遵义蚕桑

幸必达

遵义地区蚕桑事业，从清乾隆七年开始；太守陈玉璽入山东柞蚕放养成功，民间养柞蚕已成为重要事业。至于家蚕，各县也早有饲养，正安较多，但因获利不如柞蚕，饲养不算普遍。历史养蚕上也有过衰落时期。据《遵义县档案资料选编》（第一集）记载，一九三七年，曾由政府从四川采购蚕种贷发蚕农，或贷款购种，恢复了蚕业的相当规模，蚕农获利较多。一九三九年，省府再贷巨款购种，在遵、桐、湄、绥等县推广；又在遵义老蒲场上水庄设立柞蚕试验场，从事研究改良，培训各县柞蚕指导人员；同年，又设遵义柞蚕示范区及桐、正、绥、湄四县柞蚕指导区，推广放养，颇有成效。遵义蚕桑事业是历史悠久的农村副业。

浙江大学蚕桑系成立于一九二七年，比第三中山大学改名浙江大学还要早一年。原为浙江劳农学院的蚕桑科，一九三六年改称蚕桑系，属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江苏溧阳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鹿儿岛大学，后又留学法国，对害虫极有研究，曾任浙虫局长，是一位有名的虫学专家，长期担任浙大农学院院长。农院蚕桑系拥有一批知名度很高的蚕学专家，大都是日本留学的学者，如顾青虹、夏振铎、

王福山、祝汝佐、曾慎等教授，夏振铎教授任系主任。其中，曾慎博士是贵州人，是留法研究微生物学的，他担任蚕桑系的野蚕学，针对柞蚕饲养中放养技术、品种复壮等编写过实用的野蚕学讲义，为培养柞蚕技术人员提供了教材。

浙大蚕桑系来自我国沿海最发达的蚕桑地区。抗日战争中浙大西迁办学。一九四〇年来到遵义。蚕桑系到达遵义后，在未定点迁涪之前，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多年收集保存的五十多个各具特色的蚕种继续保存，以备选择推广，这就与遵义市郊区结下不解之缘。遵义春天一到，气温开始回升，蚕种就要孵化。于是，先到老蒲场（现为新蒲）联系了几户有饲养当地蚕种经验的农民，请他们寻找桑叶。当地颇有零星生长的大桑树，但农民不用它饲蚕，却用和桑树同科（桑科）的柘树作饲料，用的蚕种只是当地的三眠土种。农民积极帮助蚕桑系师生找桑叶，同时租给一间民房，把它隔成两间，前间住人，后间养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凑和成蚕室、蚕具、饲料，终于把蚕种保留下来。这是浙大蚕桑系和遵义市蚕农共同的成绩。这些保育的蚕种，就是友谊的见证之一。

贵州是我国四大柞蚕区之一。遵义当时设有专门研究柞蚕的研究所。浙大蚕桑系为此开拓了新的科研领域，决定就地研究柞蚕。蚕种是从研究所买来的，又从当地农家租用一座长满麻栎树的山坡，请了一位农民，开始了柞蚕放养的新课题。结果和桑蚕一样，柞蚕也获得了丰收。这是友谊的见证之二。

老蒲场的养蚕工作虽仅半年，但保存了桑蚕品种，对蚕农起了示范作用；同时又学习和研究了当地放养柞蚕的方

法，丰富了实践经验，开拓了新的领域。可以说科研工作是双丰收。

当年，浙大农学院定点湄潭，蚕桑系把丰收的成果带到湄潭，建设新的研究场所。

湄潭并没有现成的科研设备。蚕桑系是在一座牛棚的基础上建修的。两间简易蚕室，四间工作室兼实验室，两间养蚕准备室兼卧室，附近都种了桑树，蚕桑的教学与科研就开始了。冬季到来，湄潭气温不低（没有浙江一带冷），有时高达 10°C 以上，不能保护蚕种越冬。当时没有冰箱，也无电源，无法冷藏。蚕桑系老师游览了名胜观音洞之后，发现洞内深黑，就带了手电、温度计前往探测，发现洞内温度能保持 10°C 以下，找到了天然冷藏库，为防洞内潮湿，用大白铁箱密封蚕种吊在洞内，蚕种顺利越过了冬天，直到第二年春天又取出孵化。观音大士的洞府，为科研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此外，蚕桑系在实践中利用湄潭当地的条件，突破了科研设备等种种难关。例如蚕室加温问题，温度要求不太高，又要均匀。根据日本的“埋薪法”，在蚕室地下挖出长方形火坑，坑内埋几层青杠柴，填上草木灰，上加烧红的木炭再用灰盖住，木柴可以慢慢燃烧，整整一个蚕期不用再加燃料。坑上盖个格子的木盖，既安全又便于操作。再如照明问题，用桐油灯油烟太大，用棗油灯亮度太低，改用费巩教授制作的“费巩灯”，夜间饲蚕就解决了。又如用菜油灯加温制成了恒温箱，做柞蚕卵的切片，研究卵的染色体数等，都获得成功。

看到当地蚕农用柘叶饲养三眠土种蚕，蚕桑系也用柘叶

饲养改良蚕，不但获得成功，而且积累了用柘叶养蚕的好经验。科研与群众结合，与蚕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湄潭六年，蚕桑系土洋结合，不断扩充科研设备，饲养室、催青室、贮桑室、实验室以及桑园、柞树林等等，应有尽有。湄潭人民对浙大师生满腔热忱，为科研提供了许多方便。同时，浙大也为湄潭、遵义和贵州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九四三年，贵州省教育厅在湄潭创建了茶蚕职业学校，校址在县城外的湄江之滨。江水在此转个大湾，江面宽广，水流平缓。一大片宽敞的平房，是茶蚕职校的校舍。校长邱璧光是浙大教育系毕业生。茶叶专业课老师由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茶叶专家担任；蚕桑专业课老师就由浙大蚕桑系承担了，积极为全省培育人才。

当地沿用柘叶养三眠蚕。柘叶营养价值差，三眠蚕茧小壳薄，丝少色黄，但体质强健，易活易长。四眠蚕不吃柘叶，吃了死亡率高。三眠蚕茧小丝少，不适于机械缫丝，在江南已被淘汰。蚕桑系研究用桑叶饲养，可以增加丝量，提高蚕农收入，适应工业生产需要。为此推广了桑树的种植，希望大面积增加桑园。此外，还研究用三眠蚕与四眠蚕的杂交，制成新一代杂交蚕种，改良后仍用柘叶饲养，但蚕体壮大，产丝量明显提高，解决了家蚕饲柘叶的增产问题，作为改饲桑叶前的过渡措施。在推广植桑工作中，采用优良柘种，养成低干根刈植桑型式，使生长快而叶多，采摘方便，抗病力强，易于管理，为改进蚕业生产创造广博的饲料基地。

当时的设想是：通过改良蚕种，增加桑园，对蚕业进行

技术改革，将分散的蚕农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先进的生产系统，可以把贵州建设成为现代蚕丝生产的重要基地，既可振兴和发展家蚕饲养，又可提高柞蚕放养水平，是一幅兴黔富农的壮丽蓝图。这对利用贵州的山地和到处都是青杠、柞叶的自然条件是十分有利的。

一九四六年，我国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还来不及实现这项发展贵州蚕丝生产的计划，浙大和蚕桑系都复员东归。蚕桑系师生在遵义地区七年，既得到遵义人民的关怀和抚育，也为地方培育了一批蚕业技术人才，设计了改良蚕丝生产的可行方案。这批新的技术人才，曾为贵州蚕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对贵州经济文化产生过一定影响。浙大蚕桑系与遵义、湄潭人民的情谊是永恒的。

民国时期的遵义商会

赵志常

遵义地当黔北交通要道，向以溪山清秀、气候温和见称，县有“近抚黔北，远瞰三巴”的战略地位。由于无严寒酷热，雨量足，霜期短，特宜于农作物的生长，是黔省主要产粮区之一。缺点是地质上全省属石灰岩层结构，久晴久雨均易致旱涝成灾。加之过去交通阻塞，水利不修，故多视贵州为贫瘠之区。此实为军阀盘据，官吏剥削之所致。

从物产上说，遵义除粮食外，水果如杨梅、柿子、核桃、李、梨等无处不有。桐油、松香、生漆、乌柏远销国际市场。燃料上煤、柴充足。地下矿藏丰富。更有青杠槲叶，满山连岭，昔时桑园也较普遍，养蚕缫织业随之兴盛，遵义府绸，远销国内外，竟与吴绫蜀锦媲美。

清末以来，由于受到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兴办民族工业。首先有遵义知府袁玉锡（号季九，湖北襄阳人）以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创办学校，提倡实业，在狮子桥南坛对面的龟山脚下，开设百艺厂，聘刘伯庄担任厂长（光绪三十四年）。后虽经水灾全部淹没，但部份工艺如制纸、制革、陶器、编竹等得继承下来。以后著名的刘家协记铺的油单、府绸等丝织品，也是这个渊源而来